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五月十七日

第一一二四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拒絕反動派內戰亂命 閻軍三千餘光榮起義

現已成立汾南人民自救軍共轄五個團

（新華社邯鄲十三日電）蔣閻軍於上月十七日起大舉進攻河以南的汾南解放區，閻軍汾南地方部隊王海濤、雷文清等三千餘人因不願屠殺人民，於上月底拒絕內戰亂命，舉行火線起義。現已成立汾南人民自救軍，王海濤、雷文清分任正副司令員。在王、雷正副司令員號召下，汾南閻軍退出內戰者已有五個團，現在隸屬於汾南人民自救軍，計第一團團長由副司令雷文清兼，第二團團長何卓中，第三團團長趙自壽，第四團團長（待查），第五團團長解子安，該五個團均已安全轉移至解放區，與八路軍攜手為粉碎閻軍對汾南解放區之進攻而並肩自衛。

山東、冀南我軍討逆戰勝利輝煌

解放德州膠縣泰安

張店、周村、辛莊亦同時光復

偽軍一萬五千人被我解除武裝

（綜合新華社十三日電訊）八路軍、新四軍山東與冀魯豫部隊應山東人民之請，討伐偽逆，獲得輝煌勝利，於　月八日至十日，先後解放膠濟路上之張店、周村、膠縣、蟠村與津浦路上之德州、泰安、辛莊等地，將盤據各地之偽軍大部擊潰並解除武裝，被解除武裝偽軍已經查明者約一萬五千人。茲將討逆戰役之經過綜合報導如下：（一）冀南、渤南兩地區八路軍應數百萬人民之請，於十日晚共同進駐河北、山東邊境軍地津浦鐵路交叉點之德州城，盤據該城之偽軍楊逆海部五千餘人在八路軍包圍攻擊、人民反對、士兵厭戰之中，全部潰散。此次討伐楊逆之自衛行動開始於三日晚，展開攻擊後，當即佔領飛機場及辛莊等地，八日復將盤據鐵橋之偽軍擊潰，並收復下廠、學校多處。九日晚，偽軍縱火焚燒民房，是時，八路軍一面搶救羣衆救火，一面猛勇攻擊，至十日，楊逆全部潰散，德州城遂告解放。在激戰進行時，國民黨反動派曾派遣飛機數架助偽軍作戰，九十兩日即向我轟炸掃射達五次之多，並向民房投彈，民衆損失甚重，但終無法挽救楊部偽據之末運。八路軍進城時，軍容整齊，全城羣衆夾道歡迎，欣喜若狂。（二）盤據膠濟路上膠縣之偽軍趙保元等部共數千人，於八日向膠縣西英家莊至華山莊間六十餘里之八路軍防地進犯，當地守軍起而反擊，至九日晨時膠縣完全解放，膠縣偽軍趙保元、蔡繼康、李德元等部共三千餘人全部解除武裝，膠縣附近之周圍、南泉、蟠村、大行等偽軍據點，亦同時解除。按膠縣於去年八月十九日即由八路軍光復，九月八日為敵偽侵佔，此次為八路軍再度解放，該縣人民莫不開懷歡呼，爭相慰問並感謝解放該縣之八路軍。（三）盤據膠濟路張店、周村之偽軍張逆景月、周逆勝芳、于逆祝田等部共三千人，近日不斷向我進犯，八路軍乃於八日晚將其全部解除武裝，張店、周村兩地亦再度為我光復，是役我共繳獲輕重機槍二百餘挺、步槍三千餘支。按張店、周村兩地亦曾於去年八月日本投降後為八路軍收復，後於　年九月十日與十三日先後被蔣偽侵佔。（四）泰安偽軍吳化文部本為偽三方面軍吳逆化文舊部，日寇投降後由蔣開發，竄據泰安，不顧配合國民黨軍進犯解放區，破壞調處，當地八路軍對其忍無可忍，發起討伐，於十日擊潰吳逆所部，進駐泰安。同時，泰安以北鐵路綫上之張夏、萬山等偽據點亦全告肅清。（五）棗莊偽軍王逆繼美部近日來對我解放區之進攻迄未停止，和平居民被其殺傷者不計其數，本月八日，我當地駐軍政委會執行小組會同泰安小組備忘錄一件，請轉該逆，不許當夜該偽又對我發動進攻，並施放催淚性毒氣，我軍民八人中毒，營長一人犧牲。八日深夜至十日晨，我軍被射擊傷亡者計有副團長以下四人。我向政委會邀約棗莊小組辦理，國方代表竟避不出席，我軍不得不採取自衛行動，將該偽二千三百餘名全部解決，著名之煤產地棗莊乃告全部解放，棗莊執行小組全體人員（包括國民黨和美方代表）於戰鬥前，得到我軍保護，均甚安全。此役，我共繳獲山砲　門、重機槍八十餘挺、輕步槍一千餘支、電台兩部、汽車三輛、戰馬百餘匹，王逆繼美亦被我活捉。（詳細戰果待查）

上述各地區我解放後，和平秩序迅速恢復，人民都歡欣鼓舞，共慶解放。至於偽軍盤據地區尚未解放部份，討逆戰爭正繼續勝利推行中。

犯我冀中之蔣偽軍 傷亡達三千七百名

（新華社河間十三日電）北寧、津浦、平漢等綫國民黨五十四軍九十二軍十六軍等部配合偽軍劉化南、丁璈廷、徐春林等共九萬餘衆，於五月中下旬向我冀中解放區平津保三角地帶發動持續半月餘的大舉進犯，曾先後侵陷安次城、與各莊、德賢、霸州、十里鋪、胡蘆、苑魚鎮、勝口、東府港、王口、苗頭等二十餘重要城鎮，並猛犯勝芳市，經旬日激戰，被擊退。據悉，此次在冀中八路軍英勇抗擊下，國民黨進犯軍曾遭受嚴重傷亡，計犧牲一千六百餘名，傷二千一百餘名，另有五百餘名放下武器。八路軍繳獲機槍二十四挺、擲彈筒八個、步馬槍四百餘支。

朔縣沒收敵特高逆鴻舉土地

四萬五千畝地歸農民

（本報訊）日寇朔縣特務機關頭子高逆鴻舉之土地，已為我民主政府沒收分配給貧苦人民。高逆在朔縣、平魯等地佔有土地達四萬五千畝，農民受其封建的剝削，頻於破產流落者共有數千人之多。敵佔期間，高逆思想組織偽「朔縣興亞協進會」，自任會長，專門進行特務工作，屠利用封建會門組織給敵人建立了十九個偽聯合村（每個偽聯合村有數村）之特務組織，發展特務人員五百餘人。並成立偽「興亞團」五百人，他指揮其特務爪牙和偽軍偽警四出搶掠民財，我抗日幹部人遭其屠殺。高逆還成立「日語學校」，自任校長，以奴化中國之青年。我軍解放該地後，羣衆一致要求沒收高逆之土地，政府當即接受人民的意見，將土地分配給貧苦無地的烈士家屬、抗屬和農民。並立新約，確定農民分得土地之所有權。現分得土地之農民，正在其耕地上加緊生產。

寧武馬崙等村羣衆 出糧出地幫助抗屬

（寧武訊）二區馬崙村羣衆，積極幫助抗屬、貧苦農民生產，經農會討論，羣衆醞釀，李八斤首先拿出五升扁豆，他說：「村裏有幾家抗屬、貧苦農民沒翻身，咱們要幫助嘛！」接着李七斤、王閻貴等五家，拿出一石多糧，勞英雄厚仁、農民楊關群等五戶，自動拿出十三畝地，按具體情況，解決了無糧無地十一戶的困難，全村又給三家缺糧無勞動力的抗屬代耕土地十五垧，民兵王閻貴幫助抗屬李四貴刨圪針修了兩塊園子地，任閻委的老母親感動的說：「咱們娃娃當了兵，村裏娃娃還積極照顧，我們得好好勞動！」在馬崙村的影響下，共餘馬圈灣、高橋窊、串上等村也借出五斗十四石多，幫助最貧苦的九戶抗屬、八戶貧農，並給抗屬代耕土地三十四垧。（趙世英、王立山、張玉柱）

衝破封建勢力阻撓

神五區修成十一條水渠

可灌地萬餘畝，增產糧千餘石

（新華社五寨十三日電）神池五區八個自然村，共修了十一條水渠，用工五千六百個，現已全部完成，可灌地一萬二千五百畝，每畝預計可增產糧食一大斗，共增產一千二百五十大石。這一偉大工程的實現，首先是衝破了封建勢力的障礙，如趙坡村抗戰前羣衆就想開渠，但地主楊背應高等五人不讓開，因為他們地裏早已修了一道水渠，能供自己地用，要再修渠，必須經過他們的小渠與地裏。今年發動修渠時，他們仍舊不讓，羣衆便和他們展開說理鬥爭，主張佔了他們的地，按地給價或拿同等的地交換，他們無理可辯，才修成水渠。西寨村發動修渠時，份子大肆破壞，並假借羣衆名義，給區上寫「請願書」，領導上揭穿了份子的陰謀，使羣衆認識了修水渠是為人民。羣衆就熱烈起來。大水口發動修水利時，羣衆因怕地主奪地，不積極參加，幹部即向羣衆進行時事和政策法令教育，給無地的農民調劑土地，政府又貸糧十大石，使貧苦農民都積極參加了。在與修的過程中，也發生不少的問題，如趙坡村參加修渠的二十七戶，有勞動力四十餘個，但沒有好組織起來，使地多勞動力少的顧了耕地，顧不了修渠，而勞動力多地少的戶，不敢多參加工，領導上抓緊組織互助，組成四個小組，民主選出組長，有勞動力的多參加工，沒勞動力的少參工，將來按工補償，使四戶沒地的也參加了。大水口村採取了自找對象，人變牛工，牛變人工的辦法，也解決了地多人少，人多沒牛的困難。工作組同志還幫助四寨村大水口三十五個工修水渠，除長和當地小學教員又利用休息時間給羣衆講解，更鼓舞了羣衆的情緒。四寨原來計劃修一條水渠，結果完成了三條。這一修渠運動，不僅修成了十一條渠，而且發現與培養了一批幹部與積極份子。大水口羣衆永太老漢，現年已五十四歲，自己沒一畝地，也自動的積極參加修渠工作，另有不少幹部在修渠工作中受到鍛鍊，開始學了走羣衆路綫的作風。（安佐瑞、張子英）

對查租認識錯誤　河曲查租運動未開展

（河曲訊）今春本縣只一區進行了四個行政村的查租，其他各區都沒好好的搞，有的根本未做。其基本原因，是領導上沒很好地掌握與貫澈發動群衆的方針，因此幹部對查租的認識有很多偏差，主要的如：一、認爲現在查租只是要查看去年減租有無做錯的，至於減租則是秋後的事，六區抗聯主任和一區大隊長就是這樣想法，群衆提出減租問題時，一區大隊長說：「這回是查租嘔，你那秋後再說。」二、把發動各階層擴大生產的方針，誤解爲片面地發動富有者生產，並與查減工作對立起來，認爲查了租，便不能動員富有者生產，甚至有個別幹部還幫助抗戰時期逃亡戶奪地，南溝就奪回了三十垧地。三、認爲減了幾年，早減澈底啦，沒查上的，個別幹部以爲眞正查出來，才丟人嘔。四、把減租與生產對立起來，以爲生產忙，減租也麻煩，顧不上。其次一個原因，是去冬查租中沒有重視農會的領導，以致農會組織不健全，幹部的培養也差。春耕後，變工組就代替了農會，農會組織力量也就渙散了，所以地主也乘機奪地、短扣工資，回贖地也因沒抽約，給要回去的不少。尤以奪地在各地普遍發生，農民的疑慮和「變天」思想也發展了，如寨坡農民把已贖成死約的回贖地，暗地裏又寫成了活約。爲了糾正以上偏向，深入開展查租運動，今後工作必須先從領導上着手，以打通各級幹部思想。一、用典型事例，教育各級幹部，使其了解目前查租的重要性。二、貫澈減租和生產結合，從了解群衆生產困難中去發現問題，並啓發群衆覺悟，然後通過農會，進行查租。三、深入調查債戶、佃戶，未寫約的發動重新寫約，以鞏固佃權，制止地主奪地。四、逃亡戶應以減租法令照減，有親屬代管的，可由親屬負責，沒人代管的可由政府暫代處理。五、回贖問題應隨發現隨回贖，不等秋後，如地主已下種的，則由佃戶補工補種籽，補不起的由地主今秋出租子。（任景德）

萬安里齊村長變工組　結算春季變工賬
夥餵牛賺了大利，夏鋤繼續變工

（本報訊）臨縣萬安里村長齊顧有領頭的夥喂牛變工組，最近結算春季變工賬。他的變工組一共六個勞動力，夥餵一條老牛，顧地一百七十七畝，水地、平地耕二犁，山地一犁（但發地大部份一犁），結算下來，比胡牛貼草料共省草三百六十九斤半、料一斗一升八合，穀子一石一斗八升，人工二十九個，且比貼草料的牛耕得細法，牛還給組外耕了六十六畝地，賺工資一萬八千元，變工組的牛和兩個人又參加了全村開荒，秋收後還要按份分糧食。齊村長算下五個工，立刻拿出二千五百元工錢清理了手續。變工賬結算以後，苗勃然高興的說：「今年變工做好了，省下我們二十個人工，和一萬一千六百元牛工錢，老婆喂牛賺了三十擔糞，還得了獎勵。」村長沒誤工作，地也務得好，不像去年山地沒耕就種了。變工組情緒高漲，又繼續變工夏鋤。（章一）

南坍修渠代替吊桿　澆地省工四分之三

（保德訊）一區南坍村，除抽出三十二人、五頭牛去開荒外，村裏變工組留下十三個全勞動力，七個半勞動力，他們上午鋤地，下午沒幹的，勞英王掞子就動員大家修水渠，用了七十個工修成了，原該處有五個打水碼頭，十二根吊桿，每年修理存水坑，用吊桿澆水，共需工二百七十個，現修渠澆水，一年只用六十個工就夠了，可節省二百餘個工。這樣，變工組情緒很高，大家又討論修水地。（呂浮璧）

臨縣城牲口牙子　一半已經改業
慈溝幹部教育懶人戒賭

（臨縣訊）縣城原有牲口牙子三十三人，他們在舊社會裏養成了說嘴鬼騙的習氣，見了牲口買賣就便打幫，從中剝削，如平遙一位客人買了一匹馬，就被牙子萬兆祥中飽了一萬五千元，他們這種作爲影響許多農民不願上市買賣牲口。稅務局看到這種情形，一面教育群衆起來監督他們，一面召集全城牙子進行集體教育，編成小組，並訂立公約，每月開一次牙子大會檢討執行情形，違反者取消牙子資格。接着進一步進行教育，耐心規勸他們參加勞動，不到半年已有十三人改行務農，三個做了小買賣，一個當了造紙工人。這當中對翻滑不改的給以適當處分，如高兆祥兩次打幫私吞群衆三萬五千元，查出來後，將錢全歸原主，取消了他的牙子資格，還在大街上公佈了他的過錯，使得他很快戒掉大烟，改行種了地。由於牲口牙子的改造，半年來牲口買賣特別繁榮。（王健、李明）

（寧武訊）五區慈溝村有十來個閒人[illegible]遊蕩，不參加勞動，並拉攏一些青年賭博，日夜不停，侯福稜輸的賣了老婆，[illegible]因耍錢賣了八垧地，常常因爲耍賭賬吵架，這對發展生產起極大妨礙，且容易使特務份子混入。受訓的幹部回來後，先找輸了錢的人進行個別教育，並開群衆會，教育大家，說明耍錢的害處，大家決定今後禁止耍錢，誰輸誰贏，一律不准要賬，目前該村青年，經過去的爛惰，參加勞動。（侯石柱、鄭緒績）

短評　深入報導政策思想

今日河曲查租消息，反映了查減生產運動中一些比較突出的偏差——這就是許多幹部在工作中，片面地關照富有者的利益，而忽視廣大群衆的利益，甚至有意無意地損害了廣大群衆的利益（更不要說去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了）。

爲什麼會發生這種偏差呢？河曲來訊中發掘了幹部思想認識上的幾種錯誤，可惜都太簡略，又欠具體，讀後不易據而深入分析研究。比如幹部爲什會把查租了解爲只是檢查去年減租是否有減錯了的呢？爲什麼他們不能了解查租的精神在於澈底減租呢？爲什麼一區幹部這樣了解，而六區幹部也這樣了解呢？縣上關於查租方針是如何傳達的？他們是怎樣接受的呢？又比如幹部看重發動富有者生產，而不看重發動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生產的作法從何而來？幹部本身與領導上是如何領會這一方面的政策方針的？如此等等，都是極關重要的問題，如果能通過具體的人與具體的事情，深入發掘、分析、研究，然後選取典型事例生動地報導出來，則對於當地工作的改進與使別地工作有所借鑑上，都會有極大的益處。

人民事業之勝利，依靠我們正確地貫澈各種政策方針，而幹部對於政策方針的領會與掌握，則真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其關係之重大不待煩言。正因如此，當一發現偏差時，我們便要勇敢而愼審地探討發生偏差的原因，從幹部思想以至領導思想，作深入地分析研究，從而引出正確結論，確定改進辦法，並把它報導出來，以便別處參考。這兒只是從河曲查租工作說起，地域、範圍當然都不止此，我們希望各地有關政策思想的問題，都能多多通過具體事例作深入的報導。

二專署看守所　犯人在生產中得到改造
生產所得補充夏衣一半

（新華社五寨電）二專署看守所犯人積極參加生產的結果，五個月獲利二十一萬五千餘元，現已決定補充夏衣。扭水組五人包攬賀家和機關的川水，並擔時間幫助貧苦抗屬扭水，最近一月即得工資五萬六千三百五十元；雜工組參加修五寨水渠一項，即賺工資六萬八千四百元，其他紡繩、紡織、編籮筐、作木泥工，各按所長儘量發揮，農業組則由農場領導生產，秋後分紅。初入所的犯人較不安心，有的還打算逃跑，特別是有大烟癮的，在進籠的幾天內偷溜，懶病是平常事，但經過十天至半月工夫，參加生產和通過民主的管理教育，相互檢討推動，並在積極份子的帶頭參加下，他們都漸漸變成了集體生活的習慣，感到自己受到了教育，在精神上也不覺得痛苦，相反的都把看守所認爲是改造自己的學校，表現好的得准請假回家者有四次以上的。（郭不啟）

保德二、三兩區　自紡自織布機　只佔百分之二十八

（保德訊）全縣三百三十五個自然村，已村村紡綫，織布村也有二百九十三個，織布村和機子，且去年增加將近一倍，四個月來共織[illegible]布一萬五千〇三十六疋，可解決全縣人口百分之二十八的夏衣問題。但在發展中，對貫澈自紡自織和精紡精織的方針，非常不夠。合作社大部靠賺工資織布，單純營利，限制自紡自織的發展，以二、三兩區織布機分佈統計，屬於勞資分紅、紡織變工、剛影織布三種自紡自織形式的，只佔總機的百分之廿八，其餘全爲合作社代織賺工資的形式，實際上群衆是需要自紡自織的，因貧苦婦女無力出資代織，則擾和變工，也易爲群衆所接受，勞資分紅形式，懲利尤大，如林遮峪郭容英合作社以十七個婦女和六十一斤棉花的資本，一年來就賺了廿六萬二千四百元，但領導上沒有加以推廣，而只注[illegible]式的追求數目的發展，這大大影響了紡織的深入發展。在精紡精織方面，只有少數村子做的較好，如組家賓的桂子，南河溝楊四孩兒、橋頭張良梅、劉家寶、蘭英、林遮峪郭秀英等合作社，她們的主要經驗是和紡婦結合，並經緯綫同樣看重。民主評分，選出標準綫子，好後，經綫分開，由紡婦專門紡，織布時注意研究，隨時糾正缺點，所以布織得很漂亮，楊四孩兒創造的標準布，了世賣桂子的布，能賽過臨南布。但大多數村子做得不[illegible]重質的思想很嚴重，紡織脫節，學習技術也差，紡織婦女普遍不會修理工具，在規定綫、布等級和頂工辦法上，沒注意獎勵精紡精織的原則，有的村子[illegible]紡出的綫不好，織出的布，也不好推銷。因此，紡織會議特決定：一、紡織各行政村成立紡織研究會，加強紡織領導，隨時督促檢查，在定期召開技術座談會和組織精紡精織展覽會，對成績優良的紡婦給予表揚和獎勵。二、紡織工資規定公平合理的工資標準，並按紡、織分紅，和折布辦法，獎勵紡織。三、紡織好布，可由政府出[illegible]的貿易局、合作社按價推銷，以資獎勵。（李浩）

高家村四月織布兩千丈　夏衣自給尚餘大半
紡與織的變工還須要大力領導

（本報訊）興縣高家村今年紡婦、織婦、紡車都有增加，快機亦由十一架發展到廿一架，四個月來共織下布一千九百五十丈，解決全村夏衣外，還剩餘一千二百丈，布的質量一般的也比去年光滑細緻。現在白正富等五六戶，各家都進行了家庭變工——騰出家裏會紡織的婦女專門進行紡織，婆姨（或[illegible]）抽出一[illegible]婦）哄娃娃與做飯，[illegible]他們都[illegible]生產[illegible]。男人從地裏回來[illegible]一面休息，一面[illegible]。有些家庭變工只限於[illegible]，但[illegible]家人口多或富有的農家[illegible]全村只有六個紡織組，一個組在[illegible]

與織的變工，其他組只紡與織，不發生變工關係，織布的[illegible]不會織的[illegible]每到外村找[illegible]四小升米，會紡[illegible]人不會織[illegible]

[illegible]

今後[illegible]幹部幫助她們，是今後領導上的問題。（石虹）

讀者來信　解決夏鋤口糧困難

編輯同志：

我這次由興縣經臨縣到中陽，路過百十多村莊，[illegible]人的口糧困難問題，差不多各村都有[illegible]頭一個老鄉對我說：「本來[illegible]幾天短工，但必須[illegible]幾天短工，先發些工資[illegible]。」我在臨縣榆林調查了一下，全行政村有十多石義倉糧，有二十四五家在夏鋤中欠缺口糧的，用義倉糧解決這一點困難本是可以的，但是對於義倉處理的不好，有的借出去收不回來的。如馬家[illegible]，馬兆祥去冬娶媳婦，借了四大斗義倉[illegible]，還有未集中起來的。

對解決夏鋤口糧，我提出三點建議：一、各村應迅速整理義倉糧，富有者借出了義倉糧[illegible]出借，使義倉糧眞正起救急作用。二、[illegible]來，並先登記夏鋤中確實困難多的人家，[illegible]要給沒鋤地的人家先鋤，飯時最好[illegible]，早午飯集中起來，可叫小孩婦女送[illegible]折成工資錢，將來做工或扣短工工資償還。三、發動互濟，保證秋後償還。總之，要迅速解決窮人在夏鋤中的困難。

梁明

中共權威方面表示

中共決不能忍受國方無止境的背信棄義進攻

要求實現全中國的永遠停戰；解除偽軍武裝正是為了執行協議與消除破壞和平的因素。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國民黨軍與各地偽軍在國民黨內好戰集團指揮之下，不顧迭次停戰協議與執行部之和平努力，對於解放區作無止境的挑戰，已使中國局勢十分嚴重。東北方面：在十五天休戰令生效後，杜聿明所指揮的國民黨軍，在拉法、海城、本溪、法庫等方面繼續進攻民主聯軍，戰事正在各地進行中。蘇皖方面：國民黨軍於五月十一日進犯我津浦路西淮南路東蘇皖四分區，侵佔市鎮四十餘處。六月七日又向我津浦路東運河以西淮河以南地區之我三分區進犯。南通與泰興國民黨軍自五月廿九日出犯以來，已侵佔我村鎮十餘處。蘇皖南綫西起定遠、滁縣、來安、六合、儀徵，東至揚州、泰州、泰興、靖江、南通、海門均已捲入戰爭，形勢非常緊迫。北綫徐州方面之國民黨軍於六日猛攻蕭縣、銅山解放區，侵佔我五村鎮。山東方面：棗莊偽軍王繼美，大汶口、泰安偽軍寧春霖，膠縣偽軍趙保元，張店周村偽軍楊毓洵等部不僅未予解散，國民黨軍反不斷勾結並指示該逆等不斷的向我進犯。河南方面：國民黨軍兩萬餘人侵佔我豫東解放區十餘村鎮，迄今進攻未停。山西方面：閻軍萬餘於五月十七日起犯我汾南稷王山地區，並猛攻我聞喜侯馬間之同蒲綫地區，戰事日益擴大。向我晉中平川進犯之閻日偽軍亦侵佔我村鎮十餘處。河北方面：戰事發生於平南、平東地區。平南方面，國民黨軍於五月中「掃蕩」「齊剿」我永定河與北寧路間之整個解放區。五月下旬又圍攻我勝芳，被擊退。平東方面，國民黨軍的兩個師兵力於五月二十九、三十兩日進攻我香河、三河地區。

綜合上述情況，國民黨軍事當局不但撕毀了他們所本來不願成立與實行的東北休戰協議，而且已經在關內各地甚至在三人委員會與北平執行部所在地附近數十公里內地區發動大規模的內戰，而執行部由於國民黨方面的種種破壞，對之竟無法執行調處任務。以上是最近的情形。若論一月十三日以來的五個月中，則國民黨軍共佔解放區村鎮數百處，縣城四十個，其中除十四個被我收復外，尚有二十六個縣城被佔，此等被佔領城鄉之人口總數達三百萬人之多，此種情勢，現已迫使一部份地方的中共軍隊不得不採取一種最初步的自衛步驟，即執行早經協議的解除偽軍武裝的步驟。山東新四軍軍長陳毅曾於本月初電請三人委員會與北平執行部迅即制止國民黨軍對蘇皖邊區的進攻，並即解散棗莊偽軍，未獲結果，已於八日至十日解除棗莊、大汶口、泰安、膠縣、張店、周村、德縣各地罪大惡極的偽軍的武裝，晉冀魯豫八路軍亦於十日解除冀南永年偽匪許鐵英部之武裝。中共權威方面表示：中共決不能忍受國民黨方面無止境的背信棄義的進攻，但中共始終力求和平解決東北與全國的一切紛爭，中共不但要求忠實履行東北十五天休戰，而且堅決要求實現全中國（包括東北在內）的永遠停戰，解除偽軍武裝，正是為了執行協議與消除破壞和平的因素。中共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停止其在東北與蘇皖山西豫東等地的進攻與「清剿」，並執行和字第六號命令，則中國和平自可獲得合理的基礎。中共方面宣稱：我們要求長期全面停戰，不是十五天而是幾十年，不但是東北，而且是全國，凡贊成和平者，中共願與為友，凡贊成戰爭者，即使中共不欲與之為敵，恐全國人民，亦將被迫起而與之為敵。

偽軍頭子趙逆等罪惡滔天

綜合報導：這次在山東被我軍解除武裝之偽軍趙保元、張景月、寧春霖、楊毓洵、王繼美等逆頭部在敵偽統治時期，作惡多端，臭名昭著。這些偽軍頭子或曾充偽總司令、或曾充任偽山東省長，出賣祖國，屠殺人民，為人民所切齒痛恨。如楊逆毓洵即曾任偽山東省長；又如王逆繼美二十九年即投敵當了漢奸，擔任特務大隊長，並拜敵軍官森曹和偽自衛團長楊逆桂蕃當乾爹（王逆今年二十八歲），後逐漸升任偽東「剿共司令」，在敵寇投降之前，焚燒搶掠了六十個村子，被害災民六千戶，人口在十四萬人以上，殺害了的人命達一百七十六名，人民財產在他的三光政策下損失達一千萬零二十五萬萬元，他依仗勢力橫徵暴斂了不下五萬萬元。敵寇投降時理應立即解除武裝，嚴加懲辦，不料搖身一變，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加委，繼續加害人民。一月十三日停戰令後，不但不知稍斂兇焰，反而因得到國民黨當局的陸空接濟而更加囂張，幾乎沒有一天不向解放區猖狂進攻。如楊毓洵在六月二三兩日襲我冀南站，大舉進攻，即達三四次之多。此外如阻撓調處，槍擊並毆打執行部人員，私運軍火，扣留商民，攤派苛雜，囚禁人民，姦淫婦女，放水淹田，破壞工廠，種種無法無天的罪行，實在說也說不盡。最近國民黨反動派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大規模內戰，除在東北以二十餘萬人繼續進攻外，在河北、山西、河南、蘇皖亦紛紛出動，在山東偽軍遂亦大肆蠢動，張店偽軍進犯城解放區，膠縣、高密偽軍進攻膠濟路兩側，棗莊偽軍（王逆繼美部）不但不遵守協議撤出棗莊（四月間軍事調處執行部駐徐州的第二十小組與駐棗莊的第二十二小組均曾決議明令王逆撤出棗莊），但該協議為其破壞，不肯遵令退出棗莊，反命令所部於途中襲擊執行組中共代表甘重斗，甘氏受傷甚重，王逆偽軍並進攻山東新四軍，施放毒氣。對於各該偽匪之違約行為，山東軍區司令陳毅與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劉伯承均曾發表聲明，嚴予指斥，令其改編，但彼輩執迷不悟，進攻愈烈，人民受害更甚，紛紛請求懲此大害，棗莊群眾向我哭訴道：「像王繼美這樣的大漢奸還不嚴辦，六十多個村子的老百姓的血難道白流了嗎？」八路軍新四軍為救民命，消除[illegible]的敵偽殘餘勢力，發動討伐，終於獲得[illegible]。現在被解放各地的人民，[illegible]前往慰勞。膠縣四周各村莊人民[illegible]向我軍[illegible]，棗莊人民要求公審王逆繼美。人民說：「要不是你們來，我們的妻子就[illegible]，還不是你們趕走了偽軍，我們老百姓才有了活命。」

各方繼續馳電

祝賀海城起義將士

—擁護和平反對內戰—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各方繼續電賀海城起義之滇軍一八四師潘朔端副師長暨全體將士。晉冀魯豫邊區參議會議長薄一波、副議長邢肇棠、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副主席戎伍勝等賀電稱：將軍為執行政協決議，維護和平民主，主持正義，不受亂命，舉義海城，消息傳來，萬民同聲讚賀。今謹代表邊區三千萬人民歡迎祝賀。太岳軍區司令員[illegible]、政委[illegible]、副司令員孫定國、副政委裴孟飛率全體指戰員電賀稱：「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國反動政策支持下，驅使廣大官兵肆意擴大內戰，屠殺東北同胞，將軍為和平民主高舉義旗，反對內戰，欣聞之下，莫不感佩」。新四軍華中軍區司令張鼎丞、副司令粟裕、張愛萍、政治委員鄧子恢、副政治委員譚震林率全體指戰員，蘇皖邊區政府主席李一氓、副主席劉瑞龍、季方、韋愨、方毅率全體人員之賀電中盛讚該師高舉民主大旗，發揚中華民族正氣之義舉。他們嚴正斥責反動派為達到消滅異己之陰謀，將抗戰受降功在國家的滇軍投入內戰火窟，殘害自己同胞，並對滇軍處境表示同情，願今後並肩攜手，為新民主主義事業奮鬥到底。蘇皖臨參會對該師繼高樹勳將軍之後高舉義旗表示崇敬，並望該師全體官兵為爭取和平民主繼續奮鬥！

蔣軍不顧重大傷亡

重新佈置屠殺夷民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大公報五月下旬消息：國民黨當局剿滅少數民族的政策，在西康繼續進行。今春已屠殺該地夷漢人民二十萬，但國民黨軍亦傷亡慘重。在西康榮經、天全等縣剿殺夷漢人民時，曾遭強烈抵抗，保安司令張森賓陣亡，一三六師師長劉元瑄以下全部官兵一度全部被圍於榮經縣城內，經以三師兵力數度增援，始獲解救。現國民黨當局又佈置新的大屠殺，西康駐軍一三六師劉元瑄部定五月底出[illegible]向普雄進兵，追剿「夷匪」，所需糧食柴草，強迫西昌、冕寧及越嶲各縣民衆供應。

為美機無故飛入張市上空

美代表向我表示歉意

（新華社張家口十三日電）本月十日上午八時三十分，本市上空突發現美國戰鬥機四架，在本市及飛機場上空盤旋，至九時始向東南方向飛去。當日駐張之執行小組中共代表[illegible]少將即向美方代表麥德納上校向北平軍調部代表提出質問。十一日美代表麥德納上校已接獲美方代表處長田博少將表示歉意之覆電，說明確係美軍飛機。麥德納並於十一日午後三時許親赴我察軍區司令部晉謁聶榮臻將軍，表示道歉，並將田博少將之道歉覆電交達聶將軍。

馬西努評稱

國民黨對停戰毫無誠意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莫斯科今日廣播：馬西努引證中外輿論對十五天停戰評稱：中外輿論一致指出國民黨對停戰毫無誠意。上海文匯報指出國民黨要求中共[illegible]，還不是相互尊重的態度，國民黨當局拒絕了其他政黨和平[illegible]地位，因此十五天停戰命令不能順利實行。中國報紙指出在短短的十五天內不能解決整個問題，而中國各民主政黨都認為東北問題必須與整個政治問題一同解決，始能解決。中國民主同盟領袖一致認為東北問題不僅是軍事問題，而是和整個政治問題聯繫着的。在這二週內，對政治問題能得到解決是十分必要的。[illegible]：在停戰的第二天，[illegible]，如果十五天內不能達到協定，[illegible]。[illegible]：南京中央社[illegible]停戰命令於六月七日中午開始生效，[illegible]。同時中國民主人士認為[illegible]，國民黨即在[illegible]繼續進攻。同時中國報紙紛紛反對美國損害中國的主權，因為有人向馬歇爾提議，要他充當調解中國內政的仲裁人。文匯報表示中國一切問題應自己來解決，不是交給美國人，不要美國成為中國的統治者。該報堅稱：如果沒有外國人的干涉，中國人民便會很好地處理自己的家務，而外國的干涉，只有妨害中國的復興。

美衆議員德拉西主張

美應放棄幫助國民黨政府政策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華盛頓訊：美國民主黨衆議員德拉西，近在廣播美國對外政策時說：美國應放棄幫助中國中央政府的政策，因為現在中國的中央政府仍堅持其一黨獨裁。德氏指出：但美國仍繼續幫助這一政府，雖然這一政府已破壞了它向馬歇爾所作的諾許，而採取戰爭與壓迫手段，反對進步份子。德拉西說：中國反動份子政府乘此時機消滅反對派，它自信將得到美國的幫助。

短評

欣聞捷音

五月底，進攻汾南解放區的閻軍三千人因不願屠殺人民，拒絕內戰亂命，在火線光榮起義。六月八日至十日，山東與冀南我軍為了消除破壞和平的因素——偽軍，發動討逆戰爭，獲得了輝煌的勝利。

汾南的光榮起義，再一次說明了被反動派驅迫到內戰戰場上的部隊中，有不少官兵是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的，不管反動派用什麼欺騙的辦法來企圖蒙蔽他們，一旦當他們接觸到人民的軍隊，了解了真正維護和平的正是他們用槍砲所對準的八路軍時，他們就會覺悟過來，毅然決然地站到人民方面來。反動派是源源欺騙與暴力來吃飯的，而欺騙與暴力正說明了反動派統治的腐朽無能，因而其失敗是一定的。

山東討逆的勝利，顯示了人民保衛和平民主力量的雄偉。這次我軍在山東解除了武裝的偽軍，本來都是罪大惡極的漢奸，都是人民要求嚴懲的戰犯，但國民黨反動派為了利用他們進行反共內戰，竟不惜喪盡國格，委之以大官，酬之以厚祿。停戰令後，在停戰、政協、整軍三大協議上，都明文規定要解散偽軍，但反動派不但不執行，反而援助並指示他們繼續向解放區人民進攻。八路軍與新四軍為了全國的和平，曾經極端忍讓，對這些偽軍也實行了停戰。但他們不但不知改悔，破壞和平的行動反層出不窮。在蔣偽軍積極勾結進迫之下，為了執行三大協議的規定與清除破壞和平的因素，我軍便不得不採取實行自衛的步驟。我軍義旗所至，三天之內，僅山東即解放三座縣城，十座重鎮和車站，解除偽軍武裝達一萬五千人。這一行動，對反動派利用偽匪發動內戰的陰謀，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因而也是有助於制止內戰實現全國和平的。

保護和平民主力量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空前強大與其自衛戰的不斷勝利，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浪潮的日益澎湃，蔣閻軍官兵厭惡與反對內戰情緒的日益普遍，終將匯成一支不可抗拒的洪流，沖毀一切阻礙的力量，沖出一條和平民主的大道來。

副刊

爲大寧人民控訴

高强

大寧閻頑縣長左爾禹瘋狂的屠殺大寧人民，也用「勾結敵軍」，「暗藏分子」等等「罪名」加在人民頭上，而把他們處死，就這樣含冤而死的同胞是不知有多少的。

寨上村的賀永貴是一個老實的勤勞的老漢，他的一個兒子外出多年，老漢很想念，有一天的晚上，他正在村口放羊，忽然來了一個陌生的人很變和藹的說：「老人家，我是八路軍，我認識你的兒，咱們是一家人。」那老漢聽說他知道他兒，高興極了，急忙把他引到家中，殷勤的招待，並問他說：「你認得我兒嗎？他現在在那裏了？」這兩句話便把自己的性命斷送了，原來那個人就是判麥鄉村的主委侯鴻玉，他是專門來捉拿老漢的，當時便拿了手銬把老漢綁了起來，說「他是奸細」，第二天村公所在判麥召開了「羣衆大會」，把老漢給槍斃了。

任寨村的郝文元，向來就少和人來往，沒事也不外出。然而就是這樣小心謹慎的人，也逃不出左爾禹的毒手，有一天他正在田中耕地，忽然來了幾個愛鄉團，把他扣了，說他是「八路軍的探子」，到了村公所把他吊起來毒打一頓，死去活來的好幾次，最後又開了所謂「羣衆大會」，把他給殺了。

郝文生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他在上茹古寺當任小學教員，平時不過問政治，只勤勉的教植一羣天真的幼童。但是不幸的遭遇，竟降臨到他的頭上，一天的晚上，幾個拿槍的人突然闖到他的學校，不分青紅皂白的拉着他就走，起初他以爲到那裏以後纔可以審辯一番。但是，當他被拖到一個土坑旁邊的時候，他知道事情已經不好了，一切的吶喊、質問，均無濟於事了，他已被埋了半截，快要斷氣了，一個人才告訴他說：「因爲你哥哥當了八路軍，左主任（即左爾禹，他以前是大寧縣委會主任）讓我們來活埋你」。這個無辜的青年，就在這個「罪名」下面活活的被埋掉了。

左爾禹活埋人的時間，都在夜間，除了幾個劊子手的人外，是什麼人也不會知道的，據說在一個地方曾發現幾十個活埋人的土坑。

最近左爾禹又命令判麥鎮村的老百姓全部搬家，因爲那裏是八路軍的地方，門窗要全部燒毀，帶不動的家具要全部搗毀，違抗命令的就以「通奸」論罪，好一個狠毒的「搬家」妙計，竟和日本强盜的「三光政策」如出一轍。

站在死亡線上的大寧人民，復仇的怒火在燃燒。

關於演秧歌劇與大戲的一點意見

紫池

五月十三日副刊肖棠同志「關於戲劇工作幾點意見」中談到「演大戲演小戲」問題，這裏我提出一點不同的或作爲補充的意見，以供研討。

根據我們的演出經驗看，老百姓能否接受，主要是內容問題，而非廣場劇或大戲的形式問題。只要內容是反映現實而又指導現實的，或反映歷史現實而引古證今的，那麼即使如三打祝家莊、白毛女這樣的大戲，羣衆也不但愛看而且是能夠看懂的。正如肖棠同志所說「只要我們的戲是寫的羣衆的實際生活，能和當前任務結合，適合演出對象，有鮮明的主題和動人的情節，不論大戲小戲，羣衆都歡迎。」反之，如果它不是「寫的羣衆的實際生活」，不「能和當前任務結合」，或其思想主題有了毛病時，那麼，即使是小型廣場劇，觀衆也一樣是不歡迎的。

爲使問題明白起見，我舉幾齣戲的演出反映爲例：

逼上梁山：在柔門演出時，觀衆說：「你們還是『新』舊戲（他說的『新』，實際指觀點；『舊』，實際指歷史劇），戲裏的老百姓就和俺們那邊一樣，還[illegible]！」在某英會演出劉陞官一場，高俅等歌舞昇平時，台下的英雄們就罵道：「看那些狗日的，灰成甚啦！」在興縣城演出時，觀衆說高俅就是蔣介石，他之陷害林沖，正如蔣介石陷害忠良一般（老百姓今天評說的忠良當然是指有功於國的人）。而對陸謙這個特務爪牙，很多觀衆都說：「該殺！」

三打祝家莊：今年二三月間我們在臨離一帶演出時，很多觀衆說：「這是鬪爭的戲，是勸人的。」「這就和打離石城一樣，打開離石城時，八路軍也給窮人散浪食！」（離石）「祝家莊就和柳林一樣。柳林敵不走，敵人在時，非通行證不叫行走，那就和祝家莊的白楊鍘一般。那修蛇路，也和我們給敵人修戰壕一樣。第二天天不亮八路軍倒打進來啦！可是晚上二更天了，我們都在南山上修戰壕還不能回家呢！」（柳林）而有些幹部看了，則說調查研究重要，說要學習石秀、顧大嫂等人的細心和機智，不然可是鬥不了反動派。

白毛女：在楊家坡及其他各處演出時，許多羣衆都聯想起自己受過的迫害，痛定思痛地掉了眼淚。當他們看到黃世仁時喜兒跪倒時，會憤恨到要上台毆打黃世仁。對於黃母，觀衆說：「死了也宜哉！」對於黃世仁，羣衆說恰似要他，大叫他好死了。村幹部看了則說：「還是羣衆力量大！」而地主呢？他們說：「這種事情咱們這裏不會有，只有在閻錫山那裏才有吧！」其實，何嘗沒有啊！

上邊三齣戲演出的反映證明：觀衆不但能看懂戲的內容，而且也能從不同的側面去接受其思想。原因何在呢？就在於它反映了現實或歷史現實。

在內容問題解決之後，戲劇題材，演出形式及戲之大小也不妨有其多樣性（當然應是羣衆所喜聞樂見的）。因爲羣衆是要求多樣性的。他們不但愛看看懂現代戲，而且愛看看懂歷史戲，不但愛看看懂反映自己生活贊揚解放區光明的戲，而且愛看看懂反映大後方人民生活暴露國民黨統治區黑暗的戲。不但愛看看懂廣場戲，而且愛看看懂舞台戲，不但愛看看懂各種歌劇，而且愛看看懂話劇。上述題材和形式，又不論其大小，觀衆也都愛看和能看懂。但必須指出，各種形式都要用，而主要的還是要利用當時當地羣衆最喜聞樂見的形式（如陝西的秦腔、山西的梆子等）。

其次，除依據羣衆喜聞樂見爲出發點外，就要看具體題材而確定其表現形式與大小了。題材大，就搞大的；題材小，就搞小的。題材宜在廣場，就在廣場；宜在台上，就在台上。宜某種歌劇，就用某種歌劇；宜用某種話劇，就用話劇。斷不應只限於一種，而否認其他。否則，就將一則違背羣衆要求（羣衆喜聞樂見的形式不只某一種），二則題材的表現也受了限制。

我們已經掌握了上述各種戲劇形式，而且確已在各方面作出了些成績，今後應當是繼續努力，用戲劇同人民的敵人作鬥爭，絕不應只要一種代替那一種，或只樹這一種而取消別一種。這樣作，會減弱我們底力量的，相反，只要它能反映現實或歷史現實，爲羣衆所喜聞樂見的各種戲劇形式，都應該求得提高和發展。

最後，我覺得第一除繼續努力創作各種小型的劇作外，像三打祝家莊一樣唯物史觀的新編史劇和白毛女一樣以反封建壓迫爲主題的現代歌劇，還很不多，應該大加提倡，多多創作。只有更多更好的三打祝家莊產生了，我們才能用新的史劇去代替以宣傳封建秩序爲主要內容的舊的史劇，才能使歷史眞相大白於天下。只有更多更好的白毛女產生了，我們才能更好的爲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服務，去教育羣衆，使他們覺悟並且行動起來，反抗以至推翻壓在人民頭上幾千年的封建剝削。第二，我們大家已作出了成績，技術上有了一點提高（這從三打祝家莊和白毛女的演出上可以看到）。但要適應不斷發展的客觀需要，則不但不應自滿，或妄自菲薄輕視技術。相反，是應當用大力去提高我們的藝術性和技術水平的。無論在劇作上，導演上，表演上均是如此。只有這樣，才能不僅適應了今天的需要，而且也準備了明天。

以上只是個人的一點意見，並祇限於七月劇社的材料，對與不對，提出研究。

六月三號

生產中的回憶

斌秀

我開始參加邊區的生產了，學的手紡，紡績每天才能紡二兩，質量很不好。但我們的領導同志時常來看我們的生產，恐怕我們只熱情的生產，而不顧身體的健康，常對我們說：「休息一下吧，不要把精神過度了，這是長期的工作。」這樣，不由我又想起過去的生活，和我死去的哥哥。

我進紗廠的那年，才十二歲，作的工也是紡紗（機器紡），一天十二小時勞動，吃飯喝水的時間都沒有，每天休息，那更是夢想，每天的耗盡無數的血汗，換來的除去兩毛二分工錢以外，就是打罵和眼淚，但爲了維持家庭生活，就是再苦一些也得忍受下去。

雖然，苦悶、黑暗包圍着我的四周，痛恨、氣憤充滿了我的心間；我想，不離開這個地獄的工廠，我不會有前途的，但沒辦法脫離。我沒有高興和快樂，只有苦惱和悲傷。我每天領受着打罵，時時以淚洗面，誰又了解我，同情我呢！但是在這樣環境中，只有我哥哥——是唯一給我安慰的人，他給我溫暖，也給我力量，雖然他在織布廠工作比我更累更苦。（除去和我們一樣受虐待，還要負擔全部家庭責任啊！）他常對我說：「忍耐一時吧，總有一天出頭的日子會來的。」他勸我爲生活繼續鬥爭下去。

四一年三月，他果然跳出了黑暗，找到了光明，在淪陷區——晉中平川參加了革命工作。但沒想到我那勞碌一生不幸的哥哥，參加革命才兩個月，就被滅天良的漢奸引着敵人把他捉去殺了。

我哀痛他，哀痛他的不幸，剛剛找到了光明，還沒發揮他的力量而犧牲了。我敬佩他，敬佩他爲革命爲勞動人民的解放而犧牲了，是光榮的，他是爲了維護祖國的自由，爲了爭取人民的幸福而死的。

他的言語，他的笑容永遠刻在我的心間。他最熱情最勇敢，他沒有向惡劣的環境低過頭，我要學習他那堅忍不拔的精神。共產黨救了我，我已經走上他未走完的路上來了，在共產黨領導下學習生產，受到共產黨的教育，共產黨和所有的同志，對我比我的父母兄弟還親切。我現在有了快樂，有了高興，我感謝共產黨，我擁護共產黨，我永遠忘不了共產黨。

我來到解放區時間不久，共產黨讓我住學校，我爲人民出力還很少，今後在生產中，學習中，工作中，要盡我最大的力量，像過去在工廠中那樣的精力來爲人民服務，報答共產黨的恩德，爲我死去的哥哥和所有犧牲的同志們報仇。

減租翻身的坪後溝

郝成、任連

哥嵐坪後溝自然村，在舊政權時代是受重租高利貸和苛捐雜稅盤剝的村子，僅民國二十五年一年全村三十九戶人家就交地租一百二十三石（折大斗）合公斗一百六十四石。苛捐雜稅白洋六百七十三元（時小米每民斗值洋二毛），利錢白洋七百五十元、利糧一百三十石（大斗）、畜租四十二石，壓得窮人抬不起頭來。有一次弓交斛等趕毛驢上大山駝柴，在石家會路上被地主呂科昌、呂四圪且無故扣住，說把他們山上的柴都砍光了，不行，把柴搶去，扣了斧頭，還打罵了一頓，弓交斛無奈，趕上毛驢空回去了，像這樣的事情很多。

民國二十五年，全村三十九戶人家中有富農二戶、中農十三戶、貧苦少吃無穿的有二十四戶，共種地一千二百零五垧，其中租種地就有六百三十垧，自種地才五百七十五垧，有羊二百餘隻（內有租佃的一百多隻，係對半分），有牛二十八條（內租佃的六條）。

自新政權建立後，減租了，他們翻身了，又積極發展了生產，村中羣衆才逐漸翻身。

迄至四五年止，住戶已增至八十一戶，其中有富農四戶，中農三十八戶，貧農三十六戶。牛自發的三十六條，羊自發的有二百七十隻。向劉家溝、石家會、城關及本坪後溝村已買回土地一百四十五垧多，租種地只一百三十九垧，耕地面積已擴大到一千五百六十四垧了。

去年公糧公佈後，各階層生產情緒更加高漲，大家說：「今年的公糧條例還照顧咱們，明年總得多開荒地啊！」中農張開富、富農張有元三明說：「咱不怕出公糧，公道合理嘛！」：「我明年多墾林地，打下糧子來，就交公糧了。」

今年在幹部們的領導下，現在已開了過去未種的沙荒河灘二十畝，成爲新水地，現在在作分社，將地下的溝渠修建。如李三（貧農）則利用十天的下午時間，就開了二畝多，他說：「這荒坡上的草和泥下的土，他把擱下來的土全地撒開，當肥料用。」全村中農只有一戶，只侯命子夫婦二人，牛月間已開了八天荒，正現年五十八歲和他兒子拿上乾糧開了三分八厘，每日工作滿三分，手是血泡，晚上回家揉搓不展手，用鹽水洗，早起出去痛的握不住鐝把，但是他們說：「新政權領導咱翻了身啦，再不加緊生產可對不起，算個甚麼！」現在全村已開了荒地七垧，估計可開二十餘垧。

全村今年又新添小牛十一個，新生小羊二十隻，豬九十口，新買回坪地六十二垧，梁地十五垧，又集股買下一條油糊，不日即動工修油房，準備今冬榨油生產。負擔的一百零六石公糧，早已全數交清了。